

壹、前言

日本在進入1990年代開始，學校教育面臨了凌虐、逃學、校內暴力、班級經營困難、青少年的凶惡犯罪增加等問題（文部省，1991），故於1991年4月提出《有關因應新時代教育諸制度的改革諮詢報告》（新しい時代に対応する教育の諸制度の改革について（答申））（中央教育審議会，1991）。然而，經過了20餘年，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，有些還面臨了更深刻的教育問題。首先，少子女化與都市化的進展，使得家庭和社區的「教育功能」持續地降低。其次，因小家庭結構與少子女化的原因，社會普遍有育兒不安和喪失管教兒女的自信，形成父母過度保護及過度干涉兒女的日常生活，阻礙學童自立自主、獨立生活的能力；過度強調尊重個人，形成傾向以自我為中心而輕視「公」的權益，進而沉溺在自我「孤立」之現象的顯現。同時，由於過度強調平等主義，促使了教育過度統一化，進而忽視如何發展與因應學童的個性及創造能力的啟發（中央教育審議会，2018a）。

此外，因科學技術急速地發展，社會早已處於全球化與資訊化之中，但教育制度的變革卻無法因應社會急遽的變化，使得國民與社會對教育的機能產生乖離現象，形成日本教育面臨無法取得父母信賴的危機。長久以來，日本在學歷主義主導整個社會的風氣、在單純以記憶為中心的考試制度機制之下，學校教育不得不傳授以應付考試為主的知識，因而忽略創造力、思考力、判斷力的養成。同時，學校教育陷入以偏重知識記憶為中心的考試體制，衍生出種種教育問題的惡性循環之中（文部科学省、經濟産業省，2011）。加上都市化和少子女化日益嚴重之下，家庭教育與社會、社區教育機能明顯地低落，學童

在日常生活上與社區文化已然游離，並在社會的適應與人際關係上顯得疏離。同時，國際化、資訊化、網路化的迅速發展，更使得國民的教育需求變得更為複雜。

日本早在1996年7月19日便於中央教育審議會上提出《展望有關二十一世紀我國教育的方案第一次答申》（21世紀を展望した我が国の教育の在り方について〈中央教育審議会第一次答申の骨子〉），思考在面臨全球化與國際化之際，未來的教育方式應如何因應，並在其第二部「學校、家庭、社區的機能與聯繫的方案」的第一章提及「今後學校教育的方案」：一、今後學校教育所努力的方向；二、教育內容的嚴格篩選與徹底著重基礎、基本資質、能力的育成之際，應從發展學童資質、能力開始，如對國語尊重的態度、理解並熱愛本國文化與傳統、強化對於外國文化的理解與尊重的態度、理解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意義、有實踐主體性與創造的能力等，使學童愛國、愛鄉土，培養其自主思考自己生存方式的態度（中央教育審議会，1996）。

進入二十一世紀後，日本相繼提出幾個重要的教育相關計畫，亦可看出其近年來教育發展的方向。例如，在2000年12月的《教育改革國民會議報告書：改變教育的17個提案》（教育改革国民会議報告：教育を変える17の提案）中，對日本教育的思考方向提出三個重點：一、社會性的孕育、強化獨立自主性、實現培育富有人性的日本教育；二、發展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才能及培育各領域創造性人才的教育制度；三、建構因應全球化、國際化新時代的學校教育環境與其支援體制。此外，更具體地指出「社會性」、「創造性」、「國際化」的重要性（教育改革国民会議，2000）。同時，並在此報告書中提出二十一世紀教育發展的四個目標：一、孕育人性豐富的日本人：家庭、社區教育機能的再生、學校道德教育的全面實施、全體學生社會